

卷第二百七十九 夢四

夢咎徵 蕭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擗雲 李叔霽 李訴 薛存誠
李伯憐 張瞻 於堇 盧彥緒 柳宗元 衛中行 張省躬 王暉 柳凌 崔暇
蘇檢 韋檢 朱少卿 覃鷺 孟德崇 孫光憲 陸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蕭吉

大業中，有人嘗夢鳳凰集手上，深以為善徵，往詣蕭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妄言。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出《大業拾遺記》）

侯君集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舂嚙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鈎弓。欲自首，不決而敗。（出《西陽雜俎》）

崔湜

唐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免齎敕令湜自盡。（出《朝野僉載》）

李林甫

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寬欲謀替我。」（出《談賓錄》）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出《朝野僉載》）

召皎

安祿山以討君側為名，歸罪楊氏，表陳其惡，乃牒東京送表。議者以其辭不利楊氏，難於傳送。又恐他日祿山見殛，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傳詔言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非狀，忽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坐廳上繩床，恍然如夢。忽覺繩床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令撲己。雖被拖拽，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蔣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逆徒尋而亦至。皎與流輩數人守局待命，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見賊將田軋貞。軋貞介冑而立，即前床間所夢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僕殺。手力始至，嚴莊遽從廳下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軋貞方問其姓，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也。（出《廣異記》）

李擗雲

隴西李擗雲，范陽盧若虛女婿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捕擗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悉被發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為說之。而擗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擗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皆溺死。（出《廣異記》）

李叔霽

監察御史李叔霽者，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有名當代。大歷初，叔霽卒。經歲餘，其妹夫與仲雲同寢，忽夢叔霽，相見依然。語及仲雲，音容慘愴曰：「幽明理絕，歡會無由，正當百年之後，方得聚耳。我有一詩，可為誦呈大兄。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後數年，仲雲亦卒。（出《廣異記》）

李訴

涼武公訴，以殊勛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郟，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性又少，及隨道士信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為相國猶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愍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出《續幽怪錄》）

薛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台丞入給事中。未期，復亞台長。憲閣清嚴，俗塵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閒曠之思。及廳吟曰：「捲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月，閹吏因晝寢未熟，彷彿間，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台。閹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台，可入省迎乎？」閹吏曰：「此中丞，官亞台，本非僧侶，奈何敢入台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峰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閹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潛伺其年，正五十矣。（出《續幽怪錄》）

李伯憐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有優人李伯憐游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攢思曰：「凡顛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瀉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出《酉陽雜俎》）

張瞻

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白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白中炊，因無釜也。」賈客至家，妻卒數月矣。（出《酉陽雜俎》）

於堇

有一人夢鬆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於堇，堇言：「鬆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後二人俱卒。（出《酉陽雜俎》）

盧彥緒

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園，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墳，中是瓦棺，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凝淨，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支。銘志云：是秦時人，千載後當為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閉之吉，啟之凶。又有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而彥緒卒。（出《廣異記》）

柳宗元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重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餘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樹柳，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於柳州焉。（出《因話錄》）

衛中行

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欣然許之。駁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秘書郎韓皋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出《酉陽雜俎》）

張省躬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大和八年，省躬晝寤，忽夢一人，（一人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自言當家，名垂，與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王惲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為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驕卒止於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強牽之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聞。」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住揚州，其子住太平，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出《酉陽雜俎》）

柳凌

司農卿章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章解之，章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章為部署，米麥鏹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章披案，方省柳前夢。（出《酉陽雜俎》）

崔嘏

中書舍人崔嘏弟嘏，娶李續女。李為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立於床西，崔嘏在床東。女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弦。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才一歲，崔嘏妻卒。（出《酉陽雜俎》）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止於縣樓上。醉後，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箋，剪數寸而為詩曰：「楚水平如鏡，周回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箋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欲原作已。據明抄本改。）暮，海棠千樹已凋零。」詩成，俱送於所臥席下。又見其妻答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詩，視篋中紅箋，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岳已來，舍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夢小青云：「瘞我北岸新塋之後。」及殯於北岸，乃遇一新塋，依夢中所約瘞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夢之日。謁其塋，乃瘞小青墳之前也。時乃春暮，其塋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聞奇錄》）

韋檢

韋檢舉進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痛悼，殆不勝情。舉酒吟詩，悲怨可掬。因吟曰：「寶劍化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書窗恨獨眠。」一日，忽夢姬曰：「某限於修短，不盡箕帚，涕淚漣然，常有後期。今和來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柳和煙。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悒悒不樂，後更夢姬，曰：「郎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漫漫去不回，浮雲飛盡日西頽。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鸞也變灰。」後果即世，皆符兆。（出《抒情詩》）

朱少卿

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於成都，因寢於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馬一匹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甚

經旬，五月五日殂。乃馬夢之徵也。（出《王氏見聞》）

覃鷺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鷺，夢與友人胡鉞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則五木備體，孑然音旨，說理分解，似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答曰：「公為斷刑錯誤所致，迫來亦數日矣。」遂覺。及早，見胡鉞話之，鉞曰：「餘昨夜所夢，一與君葉，豈非同夢乎？」因共秘之。劉公其日果吟《感懷詩》十韻。其一首曰：「昨日方鬢髻，如今滿頰鬚。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潛。」今其詩皆刊於石上，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豈非斷刑之有錯誤乎？（出《野人閒話》）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鄰之子也。自恃貴族，脫略傲誕。嘗太廟行香，攜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封璉戲之曰：「九十字，乃是行書卒字。亞卿其非吉徵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閒話》）

孫光憲

荊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夢在渚宮池與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勳見召上橋，授以筆硯，令光憲指搗發軍，仍遣廳頭二三子障蔽光憲，不欲保融遙見。逡巡，有具橐鞬將校列行俟命。次見掌節吏嚴光楚鞞而前趨，手捧兩黑物，其一則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尋常靴也。謂光憲曰：「某曾失墨兩挺，蒙王黜責，今果尋獲也。」良久夢覺。翌日，說於同僚。逾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楚具帖子取處分倒節，光憲請行軍司馬王甲判之。墨者陰黑之物，節而且黑，近於凶象，即向之所夢，倒雙節之謂也。（出《北夢瑣言》）

陸洎

江南陸洎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客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客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人以一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階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有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為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候之客詣之，謂曰：「君明日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唯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於茱萸灣。承嗣後為楚州刺史卒，葬於洎墓之北云。（出《稽神錄》）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授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為句。唯記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為必得丹砂之效。從事建業卒，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廣異記》。明抄本作出《稽神錄》）

王瞻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為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為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出《稽神錄》）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曰：「君當為涇州刺史，既而為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邢為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出《稽神錄》）